

## 舞动乡村新生活

□ 陈绪伟

清风，从秦岭南麓启程，轻抚凤凰山麓，踱过月河、跨过汉江，直抵巴山。百余场“村晚”，如星火般在三山两川间次第点亮，不仅暖了村村镇镇的灯火，更映照出汉阴乡村的文化脉动。这不仅是百姓的文艺盛宴，更是一场关于文化回归、乡村觉醒与精神重塑的深刻实践——汉阴“村晚”，正以最朴素的方式，书写着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生动篇章。

百姓成为绝对的主角。从观音河镇的古场坝，到漩涡镇鳌头村的新广场；从双坪村的秋夜，到白杨村的腊月天——一方方临时搭建的舞台，上演着同一台永不落幕的乡土大戏。放下锄头便能击鼓，摘下围裙即可放歌。73岁的李大爷，台下嗑瓜子的观众，变成了合唱队的“柱子”；年过花甲的王家坤，唱成了“陕南民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”；盘龙村的果农们手捧黄桃，在直播镜头前自信推介家乡。8000余名群众登台，300余场次演出——当种地的人成为舞台主角，文化的种子，便真正落进了泥土里。

舞台从不拘一格。铁佛寺镇黑龙洞前的古戏台，飞檐翘角下挤满踮脚张望的村民，沉寂多年的文物空间，因二胡与鼓点重新苏醒。蒲溪镇的舞台扎在桃林深处，果香伴着歌声弥漫。三个月前还低头侍弄果树的农人，在“村晚”直播间里，个个成了带货“明星”。河池镇家训家风馆前，百家灯火自发补光，老少三代围坐，宛如一幅流动的乡土画卷。在城关镇中堰村，听说要办“村晚”，村民主动报名帮忙：“我们村本来就有文化氛围，办几台晚会不在话下。”没有标准化剧场，却有最真实的生活场景；没有华丽舞美，却有最动人的烟火气息。各镇村用自己的方式，把文化活动嵌入生活肌理，让公共空间成为情感的联结。

节目单，就是乡村的活年鉴。漩涡镇茨沟村的舞蹈《希望的田野上》，跳出凤堰梯田的丰收喜悦；蒲溪镇的小品《积极践行新民歌》，由大学生村官编剧，当村民本色出演，台下有人笑中带泪——那笑声是释然，那泪光是被理解后的宽慰。红白喜事简办的真实故事，道出的是移风易俗的深层共鸣。河池镇的汉调二黄新唱《你的美丽》，将家训“慎交友，勤耕读”融入旋律，让千年文脉在童声吟诵中延续。双乳镇的千亩荷塘情景舞蹈《走进新农村》《母爱小镇孝为先》，双河口古镇的歌舞《文化春风润万家》《古镇新篇》《红色记忆》《振兴乡村唱起来》——每一个节目都不炫技，却动人，因为它们讲述的，是百姓自己的悲欢，是乡村振兴的真实图景。

最动人之处，是传统与现代的和谐共生。少年街舞与非遗火龙同台亮相，LED龙身与荧光手环交相辉映。锣鼓声未歇，一群少年踩着滑板跃上舞台，街舞动作利落如风；传统鼓点与电子乐奇妙交织，红绸与卫衣同台飞舞。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赵师傅携“汉阴火龙”登场，龙身LED灯闪烁，与少年们的荧光手环相映生辉——仿佛古老图腾在数字时代睁开了眼。山歌填入“直播间”“农家乐”等新词，抖音热曲披上方言外衣。上七村的古街市上，小年夜的“村晚”刚刚散场，卖糖画的摊主即兴唱起改编的山歌。村里的“乡土文人”与小学生合写“福”字，传统技艺在代际传递中焕发新生。这不是简单的“拼贴”，而是文化在时代语境中的创造性转化。古与今在此握手，村与城在此对话。文化不是标本，而是沿着光纤、快速、游子归乡的车轮，生生不息地流淌。

“村晚”不止于热闹。它是一把钥匙，打开乡村沉睡的文艺宝库；它是一场动员，激发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；它更是一种润物无声的治理实践。百姓演“村晚”，群众享“村晚”，全民乐“村晚”——舞台上演出的是身边的“明星”，舞台上欢闹的是邻里乡亲。盘龙村的桃子走出大山，河池镇的家风文化深入人心，双乳镇的“蒸盆子”香溢两江两岸。城关镇中堰村自发组织演出，文明乡风在欢笑中悄然树立。

汉阴“村晚”如一场春雨，润泽着乡村的精神原野。它让文化不再高悬于庙堂，而是扎根于田埂；让艺术不再属于少数人，而是属于每一个愿开口歌唱的普通人。在乡村振兴的春风里，汉阴的“村晚”如朵朵野花，在田间地头悄然绽放，芬芳四溢。

## 赶春牛

□ 张朝林

“嗨嗨！嗨——嗨——嗨！赶春牛咧！”七爷对着春阳大吼一声，又挥起鞭子，“啪啪啪！”朝土地中央的“土牛”抽了几鞭。

七爷闭目，围着“土牛”念念有词。赶春牛是家乡古老的开春仪式。《兴安州志·风俗志》载：“迎春于立春前一日，州守率僚属，迎芒神土牛，仗采悉备，乐姑扮毛女，儿童扮社虎（社火），老幼聚观。元宵人皆剪纸为灯，插竹为架，鼓乐喧阗。”

惊蛰时节后，在一块空旷的土地上用黄土塑一头拓荒的“土牛”。赶春牛这天，全村人云集在“土牛”周围，敲锣打鼓，喊醒春牛。只见德高望重的长者腰别一根长柳条鞭子，举高香，敬天、敬地、敬牛。完毕，挥鞭围着“土牛”转，一边抽鞭子一边念道：“一鞭子抽走春天困，精精神神揽春风；二鞭子抽来风雨顺，趁着春光好耕耘；三鞭子抽来五谷丰，美好年景在后头。”人们跟着长者念诵。之后，大家围着“土牛”转，敲锣、跳舞、唱歌、舞“土牛”，直到偌大的一头“土牛”消失。

人们把薅下的一撮土藏在口袋里，洒在自家的土地里，预示着土地肯长苗。多年来，七爷都是赶春牛的主角。如今赶春牛的仪式渐渐远去，但七爷把赶春牛、耕春地的习俗保留了下来——自个儿在责任田里堆砌“土牛”，自个儿赶起自家的春牛来。独自赶完“土牛”，就开始耕地了。跟了七爷多年的老黄牛，能听懂七爷的话。七爷收拾犁头、背套子，晃着柳鞭，一声吆喝：“咱们走起，开春地啦！”老黄牛听懂了，扇耳摆尾，等待套套。

家乡春来早，一溜烟的新村楼房就围在三道河边。柳林绿了，柳絮如云似雪，漫天飘飞。踱过三道河，便是七爷的地。淡黄的土地，历经一冬的冰封，早已酥碎。

前几天的夜里，家乡淋了几场春雨，土里的种子开始萌发。破土，受光，沐春。嫩苗见风长，有的已一拃来长，黄土地成了绿地毯。耕春的老黄牛喜欢这样的土地——土质疏松，耕起来不费力，还有嫩草苗可食。

七爷抬头看春阳，喊一声：“今年又是好春光！”一拍牛头，牛便入了套，鞭子一挥：“开春！”老黄牛撒开步子跑起来，簇新的黄土在犁下翻滚，风里有了土地的芬芳和春草的清香。老黄牛一边耕地，一边低头啃食春草，七爷是允许的。老黄牛与七爷心有灵犀，吃草不误耕地，耕地不误吃草。它低头奋力向前，见缝插针地看见一嘟噜嫩草，卷起舌头就擦，擦起就走，边走边嚼，满嘴溢翠。

往年遗留在土地里的土豆，苗胖乎乎的，牛却不吃。为啥？土豆苗又麻又涩，这厮也晓得？它只喜欢吃香甜的春苗。耕到别人家的地边，见翠绿的麦苗、开花的豆苗，趁七爷不注意，扭头想啃。七爷一声断喝，吓得老黄牛一个哆嗦，赶紧收回牛头，快步前进。

新翻的土地里，有蚯蚓和白蛹。土地肥沃，蚯蚓也胖，有的小拇指粗，见了春光就蠕动，拼命往土里钻。白蛹没那个本事，身子一拱一拱的，拱成一个白色半圆，搁在春光里。这时候，鸟雀们也嗅到了土地的新味道——斑鸠、喜鹊、八哥、麻雀、点水雀都来了，跟在七爷后面找虫吃。七爷扭头，挥鞭一起。

“轰隆”一声，它们飞到了地的那头，不一会儿又拢了过来。一只大八哥叼起一条肥蚯蚓，立在牛背上，晃悠悠的，一边吃一边看着七爷。七爷乐了，学一声八哥叫，八哥竟回应了三声。

七爷心疼蚯蚓，说蚯蚓也是土地里的老黄牛，一点一点把土地耕软了，好让风、雨、阳光走进土地，共同滋养土地里的生命。七爷不停地甩响鞭子，吓走鸟雀，想给蚯蚓赢得更多钻土的机会。当然，那些白蛹害虫，就任凭鸟儿抢食了。新村和三道河，白墙红瓦，绿云笼罩。七爷甩响最后一鞭子，夕阳便沉了下去。晚霞里的红土地，是一个盛满希望的湖，荡漾着金波。

## 春到瀛湖

□ 叶涛

手：“等一会儿，接线员说马上协调。”

也就十来分钟，后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。门一开，人群“哗啦”地涌进去，外孙女跑在最前面，小手举得高高的，像带队的小精灵。几个外地游客为安康文旅的服务热线及景区工作人员的快捷处理，油然竖起大拇指。那一刻，众人心里暖得像寒冬的太阳。

该影视基地位于玉兴岛和金锣岛之间，由陕文投安康公司投资新建。汉水街依山傍水，星罗棋布的建筑群雕梁画栋，亭台楼阁、古街石桥、桃林露台、望远丹房，美不胜收，充分体现东方园林的美学元素。我们错过上午的演出，但街区的套圈、投箭、抓银币等免费项目让游人玩得十分开心。逛累了，就在路边摊买份土豆丝卷饼充饥。身着汉服的女摊主现榨现烙，抹酱夹菜，卷饼外脆里软、醇香可口，游客们都齐声称赞味道好。

下午两点多，中央戏楼传来阵阵锣鼓声，大型演出开始了，楼下挤满了观众。先是一名“仙女”从楼顶腾空而下，裙裾飘飘，衣袂翩翩，彩花纷纷落下，人群

## 朱鹮飞处是吾乡

□ 闫群

山水添上珍稀的灵秀与祥瑞。这“东方宝石”的存在，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纯净、丰饶与不可侵扰。它从《诗经》的沙渚飞来，穿过汉唐的烟云，竟将最后的家园安然托付于此。它飞过的轨迹，为这山河盖下一枚灵动的印章，印文是：净土宁陕。

渔湾村广场锣鼓喧天，台下七八十桌宴席座无虚席。庖汤宴恪守老传统：八道凉菜围成一圈，寓意“八方来财”；六盘热菜加上六个蒸碗端上桌，象征“六六大顺”。“说菜郎”穿梭席间，妙语连珠，将一菜一碟里的祝福密码说予满座宾客。游客大块吃肉，大碗喝汤，在热气腾腾里品味地道年味，感受团圆的幸福。他们用手机拍照、录视频，将这一传统习俗转化为社交媒体上的鲜活内容。村民们忙着招待、售卖山货，把老习俗酿成新生活。

看着眼前的一幕，我的思绪却被拉回儿时乡村的腊月。记忆中，一进腊月，风里都裹着年味。天刚蒙蒙亮，土院里早已人声鼎沸，老槐树上拴着的两头黑毛猪哼哼着蹭树皮。男人们挽着袖子吆喝着上前，粗犷的手掌稳稳用力。土灶上的大铁锅咕嘟咕嘟滚着沸水，白气腾腾往上冒，模糊了窗棂，也暖透了冷冽的晨光。不一会儿，猪的尖叫声穿过巷口，引得孩子们捂着眼睛或耳朵四处躲藏。烫毛、刮皮、开膛、分割，一刀刀利落干脆，案板上红肉鲜灵，油光透亮。女人们早围在灶边忙开了：鏊子上烙着锅盔，大铁锅里蒸着猪血、煮着猪肝肠肚，炖着萝卜排骨，还有那锅猪肉酸菜粉条……一锅锅丰盛的杀猪菜咕嘟咕嘟冒着热气，袅袅香气在村上空飘荡。不用招呼，街坊邻里、叔伯婶娘都凑了过来，板凳摆了一院子，粗瓷大碗盛得冒尖。大人就着蒜吃肉，孩子们捧着骨头啃得满脸

## 那架秋千，荡过整个童年

□ 卢慧君

秋千架好的那一刻，简直是我们家，不，是我们村的盛事。院子早就聚集了邻里乡邻的孩子，叽叽喳喳像过年归巢的雀儿。而我们姊妹几个，因为是主人家，自然享有优先权。这时便是我们最神气的时候——当然，这种特权也只是让我们成为第一轮“选手”罢了。后面再玩，照例是要用“石头、剪子、布”来决定先后的。一群孩子围成一圈，喊着号子同时出手，赢者欢呼着奔向秋千，输者也不气馁，掂着脚尖耐心排队等待。那时的我们，手心对手心的简单游戏，就能换来最纯粹的快乐。

玩的形式多种多样。胆大的站在踏板上，双腿微屈，身体一蹲一起，越荡越高，仿佛要够着天上的云影；年纪小的就老老实实坐着，由哥哥姐姐在后面推；还有两两组合的，老对面对站着，配合着彼此的节奏，秋千便荡得又平又稳。那时候的笑声，脆生生的，能飘满整个院子，飘过矮矮的土墙，飘进左邻右舍的心里。

从初一到十五，整整半个月，我们都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。大人们也会来凑热闹，有几个胆大的婶婶敢站上去荡几下，引来一片喝彩。那架秋千，在那个没有手机、没有网络的年代，承载了整个村子的年味。

只是小孩子多了，难免有争执。有一年除夕晚上，几个孩子为了谁先玩吵了起来，声音越来越大，谁也不肯让谁。大姐出来调解，让他们先各自回家冷静

惊呼太美。接着汉调二黄与摇滚音乐混搭响起，演员与群众互动，台下掌声雷动。演出持续近一个小时，散场时游人久久不愿离去。

我问几位身边的外地游客感觉咋样？一位成都大哥抢着说：“安康山好水好人更好！就说今天从后门进来那事儿，要调别的地方，指不定得无功而返。瀛湖这儿倒好，一个电话就能圆满解决问题。”湖北来的大姐接话道：“就是，这影视基地虽不大，但演出精彩，有滋有味，余味绕梁。整个演出过程敬业专业，非常精彩。那仙女缥缈飞下来时，我家丫头眼睛都直了。”听着外地游客对家乡安康文旅的赞不绝口，我一个本地人也颇为自豪。

太阳西斜，湖面上铺上一层碎金。驱车返回路上，我闭目记下清泉村的山路，记下基地后门打开的欢呼，记下仙女飘洒落地的倩影，记下卷饼的袅袅香味与陌生人的张张笑脸。记下的不只是年味的热闹，不只是看见的风景，更是温暖的人心。

油光，笑声混着米酒香、肉香、烟火气，在农家小院里绕来绕去。最开心的当属孩子们，他们急火火扒拉几口饭菜，扔下碗就跑开了，抢着围追那个圆滚滚的猪尿泡，你踢我顶，在院子里滚来滚去，冻红的小手拍得啪啪响，笑声能掀翻屋顶。大人们则一边吃一边聊着收成，盘算着年货。寒风再冷，也挡不住满院的喜气。

汪曾祺说：“四方食事，不过一碗人间烟火。”而这碗庖汤，盛的正是烟火里最暖的人情。酒暖肉香中，乡邻情谊被一次次端上桌，“勤劳、互助、分享”的老话，在杯盏交错间代代相传。

如今，庖汤宴早已走出一家一户，成为汉水流域的文旅盛事。它从乡村灶台走进小镇欢聚，从一段温暖记忆“熬”成乡村振兴的鲜活力量。我既欣喜于传统被发扬光大，又隐隐牵挂着那份旧日的纯粹与质朴。

庖汤的根，不在锅里，在人情里，它是一年辛劳的犒劳，是邻里守望的见证，是刻在陕南人骨子里的年味。真正的传承，从不是简单复刻，而是让热闹里有温度，品尝中有故事，让远道而来的人，不只吃一顿饭，更能接住一份人间温情。

夕阳西下，我们怀揣满心暖意离开渔湾村。我的目光追随着那远去的朱鹮，最终又落回沉静的长安河。庖汤宴里沸腾着人间烟火，长安河中流淌着岁月悠长，朱鹮羽翼间栖居着山野诗意。它们共同守护的，是一种完整的“生”的姿态：热闹与宁静相依，烟火与灵性共生，古老的根与永恒的飞翔，在这里浑然一体。

风过山野，年味绵长。这一碗热汤，这一方山水，便足以安放所有对年、对家、对故土的深情。



马上有福（剪纸）曹晓琳作



八骏呈福（剪纸）曹晓琳作